

## 祂看顧

Pat Lawrence (加拿大)

張譚秋桂 翻譯

從小，我生命中就感覺到神的看顧。我和作傳道人的父母住在南美的 (Guyana) 蓋亞納，我記得在 5 歲那年相信了耶穌，那經歷十分真實。

不幸地，我小時有一段極不愉快的回憶。有一天，在一間雜貨店裏，一位男人對我性騷擾。我跑出去告訴父親，他衝進去找那男人但是沒有找到，然後氣沖沖的出來。

在回家途中，父親沒有解釋他生氣的對象其實是那個男人，不是我。我自忖事情一定糟透了，一定是我惹爸爸生氣了。我想就是那次以後，我開始討厭男人。

有一次我無意中聽到爸爸對媽媽說：「我很難去愛柏蒂。她身上有許多我的缺點。」雖然我知道父親也愛我，但我從未像兩個妹妹那樣得寵。

在我青少年時期，我們舉家遷回加拿大。我已淡忘 6 歲時遭受的性騷擾，但又被一個表哥強姦了，他還說：「妳又醜又肥，沒有男人會要妳！」

過後，他的妻子摟著我。「我感覺與妳很親密，」她柔聲說：「我愛妳，我覺得妳真是非常漂亮！」

這怪誕的事情使我開始傾向同性戀。我開始手淫，雖然我曾悔罪，但還是繼續下去。

我想，我既然沒有悔改，倒不如不再對神說話。祂不再愛我了，我的禱告生活很快乾涸了。

我去見我的牧師。他問我：「妳怎樣了，柏蒂？」

「你真想知道？」我突然爆發出來：「我幹了壞事。我……我恨這教會……恨死這一切！」

他不但沒有細查究竟發生了甚麼事，反而對我說教：「妳真該慚愧！妳有這麼好的父母，又有教會指導妳學習聖經……」

幾分鐘後，我聽不下去了。「我都知道！」我大聲反駁，站起身就走：「再見啦！我不會再回來。」

我回家告訴父親我要離開神。他強作鎮定說：「帕蒂，我與妳一起禱告好嗎？」他求神除去我的過犯，潔淨我，直至我接受祂為我生命的主。

不久，我輟學並找到第一份工作。然後，同事凱玲帶我去同性戀酒吧。我一踏進去，立即有一種賓至如歸的感覺：「我找到歸宿了。」當時我才 17 歲。

凱玲與我成為戀人，之後 5 年我們都在一起。起初，我嘗試模仿我從父母的婚姻中看見的親密關係。

「凱玲，我愛妳。」有一晚我對她說。她給了我一記耳光作為回答。我重複說了一次，她又再打我。她不能接受我的愛。我們往後的關係就是這種滋味。

我很快發現，我們之間的承諾並不能阻止凱玲繼續與別的女人混在一起。為了維持這段關係，我學會了遊戲規則。

「如果我表現出嫉妒之情，她會離開我。」我如此推斷，於是我欲擒故縱。在酒吧裏，我拋下她，與別的女人調情。結果她就整晚纏著我，緊盯著我的舉動。我成功把她掌握在手中。

我是個酒徒，還是個出名的街頭鬥士。但我從來不與女人打架，而專找男人打架。酒吧裏有許多並非同性戀的男人進來只為了「找找樂子」。通常那些傢伙來請我跳舞，我就狠狠的賞他們一頓揍。我憎恨男人！

與凱玲在一起的日子，我們曾經決裂三次。第二次之後，我搬回家去。有一晚，我想自殺。那晚我父母 6 點鐘出門。我吞下一些藥丸後上床去。第二天早上，媽媽在垃圾桶裏發現了空藥瓶，她衝進我的房間，和爸爸火速把我送去醫院。

12 小時後，我體內的藥性仍然高於危殆水平。後來醫生告訴我：「妳居然還活著，真是神蹟。」

管它神蹟不神蹟，我一點也不快樂。「神啊！我只想死！」我尖叫：「你連這也不成全我！」

我很快故態復萌，與凱玲同居，在女同性戀酒吧廝混、吃迷幻藥。沒有人明白我在搞甚麼，即使有明白我的人，也與我一樣醉生夢死，他們也不會理我。

一晚我與凱玲在酒吧喝酒。不知何故我又與人打起架來，後來她發現我在車裏不省人事，渾身是玻璃。回家後，她指著我說：「聽著，妳再不規矩，就請滾蛋！」

我怒視著她：「妳說得太多次了。妳以前把我踢走，又把我叫回來。這次，我再也不會回頭！」

我搬去暫住在女友芭緹家裏，她那時正與丈夫分居。她非常善解人意。我們為彼此遭遇的破裂關係而傷心哭泣。有一晚，我們談到神無條件的愛。芭緹是初信的基督徒，她鼓勵我向神訴說我的困境。

我接受了她的勸告。當晚我向神禱告：「天父，過去7年我沒有跟從你。別人告訴我要遠離罪惡，並且愛你，但我不知道該怎麼做。如果你要我，你可以擁有我。」我又告訴祂：「但是如果你要了我，我不要做一個不冷不熱的基督徒，我要使大山挪移。」

當時我腦中浮現一幅圖畫：我墜落在深淵裏，全身被罪惡的鎖鏈捆綁。耶穌在那裏，祂並不是站在深淵上面說：「來呀，我扶妳一把。」而是下到深淵來，伸出手擁抱我：「柏蒂，我要的只是妳。我愛妳，因為妳就是妳。」自從那完以後，我的生活就此發生了改變。

但我並沒有一夜之間脫胎換骨。之後的半年，我還是與凱玲約會。芭緹回到丈夫身邊，我搬回去與父母同住。

大約半年後，除夕那天我坐在家中長椅上望著窗外。之後的一星期，我每天都不安地坐在那裏。媽媽終於仍不住開腔了：「柏蒂，妳到底有甚麼不對勁？」「我也說不清，」我說：「我只知道神和撒但在我裏面爭戰。我的身體是戰場，我不知道哪一方將會勝利。」但媽媽不知道的是，凱玲又要求我重回她身邊。

「神啊！」我心裏狂呼：「我需要神蹟！」我不清楚我需要怎樣的回應，但甚麼也沒有發生。於是我向仇敵投降了，我去了凱玲的住所。

「嗨！」我向她打招呼，一面走進屋裏去：「我回來了！」出乎意料地，我那無神論的戀人繃著臉說：「妳太愛妳的神了！滾開！」我立即知道神聽了我的禱告。

我回家去。電話鈴響起來，是牧師回覆我之前打去禮拜堂的電話：「柏蒂，妳問過我，明天妳可以在崇拜獻詩嗎？嗯，可以的，真好！那明天見啦！」

我放下電話。鈴聲再次響起。那是凱玲：「對不起，柏蒂，請回來吧！」我已經決定重回教會，回到神那裏。我告訴她：「現在太遲了，我們從此一刀兩斷。」

第二天，我在教會獨唱一首歌頌神奇妙恩典的詩歌，開始了我新的一年。那天是1980年1月1日，我的生命從此煥然一新。

由於之前半年我與凱玲糾紛不清，我失去了工作。我聽說InterVarsity在多倫多開設了辦事處，我去應徵並被錄取了。上班幾個月後，凱玲開始打電話去辦公室找我。我覺得應該讓上司知道我的背景，於是我邀請他吃午餐。

「柏蒂，」他說：「當妳來應徵時，我知道妳隱瞞了一些事情，但神阻止我追問下去。」他告訴我，他們會支持我去應付凱玲。

在IVCF工作的日子使我慢慢痊癒，我學習與別的基督徒相處，享受他們友誼和接納。即使我在害怕時，我祈求更愛神愛人。

之後我終於進了安大略聖經學院。1985年畢業後，有三個海外事工與我接洽，但我只有一個負擔：服侍同性戀者。

我拋出一團羊毛(註)：「天父，如果你要我留在多倫多，就讓我遇到一位同性戀者。」之後那個星期，妹妹告訴我，有一位同性戀康復事工的講員到她們教會講道。我打電話給那人，他邀請我參加他們的小組。在我禱告的10天後，我與12位同性戀康復者會面了。這就是“全新的生活”事工的開始。神從此就帶領我在世界各地從事同性戀事工的服侍。

在參與“全新生活”事工服侍的同時，我也成為了“出埃及”事工的一員。一開始，我在“出埃及”北美委員會參與服侍，之後成為了“出埃及國際”(即現在得出埃及國際聯會)的海外協調員。

參與“出埃及”事工的服侍讓我具備了全球視野。我參與並協助在歐洲，拉丁美洲，北美洲，南太平洋以及亞洲等地區事工的建立和發展。

我早年在圭亞那的跨文化經歷，我在教會的服侍，我的同性戀經歷以及我在多倫多建立事工的經驗都是神對我計劃的一部分並為我現在所從事的服侍打下了良好的基礎。在神的掌管和帶領下，這一切都以一種奇妙的方式組合在了一起。

雖然我的生命仍然需要更新潔淨，神已經施行神蹟。15年後，神繼續在我的生命裏面創造奇蹟。現在，我同一個愛我並且支持我的男人結了婚，同時繼續在世界各地參與同性戀的事工。當我在主裏不斷成長時，我明白了我的職責就是順服神，盡力而為，其餘的由神負責。不論將來如何，我確實知道祂看顧我。沒有甚麼比這更好。

本文主人公帕蒂·勞倫斯現任多倫多“全新生活”事工的主席。同時她也是出埃及國際聯會的執行主席。

(譯者註：作者仿倣士師基甸的作法，求神使羊毛上有或沒有露水來顯明旨意。參士師記6章36-39節。)